

928
十
8

南
雷
集
附

學
箕
初
稿



學箕初稿偶錄目

百家生遭家難流離播徙年踰二十始親翰墨帖括之餘間學爲古文詞時過而學終多扞格偶錄數篇非敢自衒亦欲就正有道資以請業以爲失晨之補云爾

卷一

起康熙戊申至丙辰

續鈔堂藏書目序

送董在中遊河南序

贈諸子室序

陳介眉制藝稿序

范國雯制藝稿序

仇滄柱制義稿序

人譜補圖序



種茯苓記

哺記

鐵燈檠記

王征南先生傳

書葦碧軒詩稿後

哀張梅先辭

解或

神燈賦

田草賦

紅茉莉賦

水蠟燭賦

卷二 起康熙丁巳

贈陳子文北上序

送定菴姜先生赴任盛京奉天府序

贈吳子升序

上顧寧人先生書

上徐果亭先生書

唐烈婦傳

張待軒先生詩記跋

書王孝女碑銘後

雞冠花記

送查夏重遊燕京序

復陳言揚論句股書

宋安化王祠碑

又解或

藏虎記

冒雨看桂記

天花仁術序

學箕初稿卷一

起康熙戊申至丙辰

姚江黃百家主一甫著

原名西樓

續鈔堂藏書目序

續鈔堂藏書經若干卷史若干卷子若干卷集若干卷選文若干卷選詩若干卷志考類若干卷經濟類若干卷性理語錄天文地理兵刑禮樂農圃醫卜律呂數算小說雜技野史釋道俳優等若干卷總合若干萬卷或曰富矣哉余曰書雖富而道則窮也何則 家大人抱負內聖外王之學不獲出而康濟斯民身心性命一托於殘編斷簡之中故顛髮種_々寒以嘗裘饑以當食忘憂而忘寐者惟賴是書耳是_々書之富而道之窮也且自喪亂以來提挈而行丙戌歲一徙於中村爲山兵所奪去爲鎧甲者不知凡幾未幾復徙歸於家戊子歲自西園徙於雙瀑

爲里媪兒竊去覆醬甌者不知凡幾居無何又徙歸西園庚寅冬徙於老柳己亥秋自老柳徙於龍虎山堂者三年壬寅山堂災出書於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幾復徙歸於老柳秋徙於藍溪不能一年復徙歸家至今始得徙置於續鈔其間鼠殘蠹噬雨泔梅蒸而又經此流離兵火之餘蓋十不能存其四五而存者亦復殘腐敗缺錯雜零星道固窮而書又不富拂塵整頓對此不勝嗟然是人之不幸而亦書之不幸適遭際其時也雖然虞山絳雲已歸一炬曠園緗裘亦復無餘凡今海內藏書之家或刑戮而他人是保或身死而子孫不能有者一切貨於賈人賈人所至街填巷塞人莫有過而顧者其中目所未見世所絕傳之書累比而是壬寅以來余家所得野史遺集絕學奇經殆不勝紀道雖窮矣書不可謂不富而 家大人

方將旁搜遍採不盡得不止則是目所未見世所絕傳之書數百年來沉沒於故家大族而將絕者於今悉得集於續鈔使之復得見於世是雖人之不幸而實書之大幸也况當是時河決酸粟海淺蓬萊苟全性命亦已足矣而我二三兄弟出而耕樵入而誦讀從 家大人保此殘帙優游於續鈔之中采其華而咀其實窮其道以隆其學以視絳雲曠園與夫海內藏書之家已爲大幸矧又得彙集數百年將絕之奇觀於吾家而道之窮不窮則又未可知也是不獨書之幸亦人之幸也夫亦人之幸也夫

送董在中遊河南序

余家之交董氏凡三世矣自先大父忠端公讀書甬上實惟武銘先生是依銘存先生復締交于家大人文酒往還幾無虛歲邇年以來余數過甬上在中昆季復不鄙而辱與之游於是明山鄞水常有黃氏之跡矣余間過在中故居在中指其道旁巍樓曰此忠端公與先祖讀書處也因歷道曩時遺事并及銘存先生與家大人所常遊唱酬處爲之肅然徘徊者久之念先忠端公讀書積學卒能不負名節武銘先生歷守巖疆著有成績爲一代能吏銘存先生繼之雖老于孝廉而清風懿行實足師表一世家大人荒山窮老獨抱遺經罔敢失墜庶幾不墮家聲兩家祖父其所成就良可比擬今在中昆季又皆英明賢達文行卓然而獨余也株守蓬茅碌碌無似仰瞻

祖父之儀型不能稍肖萬一所愧于在中多矣今年春 家大人命余負笈甬上方將從在中昆季考德問業修 先忠端故事而在中飢火所驅薄遊伊洛則今日在中之行余能無憾耶昔元時理學中衰許文懿公承黃何王金之統倡學于婺川其後黃柳吳宋之徒輩出而金華之人才甲天下今甬上聞哉山之源流而興起者凡十數人月有會日有程相與窮經講道嘗私謂此十數人得常相聚不替其講求則今日之甬東何難頡頏昔日之金華余雖僻處窮鄉尙欲負笈擔簦以就相切劘在中反將適乎數千里之外近舍故土之麗澤遠驚他鄉奔走卽在七中恐亦不能介然于懷也雖然士君子潛心問學非必一室之伊吾也名山大川之壯其胸懷幽人異士之資其搜討所在皆學况伊洛者固宋時諸君子破暗而開斯道之所也其百

泉洛西之遺跡至今存焉吾黨有志于斯者從放紙中而遙想懸摩何如身至其地而親瞻其景物乎在中往矣明年夏余將遲在中于錢塘相與按中州之地圖考張程之軼事出其親歷所得則其流風餘韻必有非翰墨所及傳足使人俯仰感慕而不能自己者則余之所以從學于甬東冀以稍肖 祖父之萬一者終于在中是賴矣企予望之

贈諸子宐序

癸丑歲余讀書諸九徵先生家其族弟子宐年少力學有契于
余執刺拜謁欲從余學時藝與之共學旬餘日見其能以攻苦
自勵心甚愛之其父母欲授以力穡之事怒而止之于是子宐
以爲勿得與于爲儒之列也浩嘆徬徨悲不自已因作數言以
慰之曰子亦知世之所謂爲儒者乎四子一經而外惟彙時藝
百首論策判表數首而爲儒之能事畢矣此以外朝廷之所勿
取也師長之所勿知也士卽有志而欲旁求乎斯外者其父兄
必且搖手相戒謂無事乎此已足享其榮而食其報而士之習
乎此者亦遂不知此外之大有其事以爲儒之道盡是矣嗟
乎儒果若是乎然而昔之業此者朝單寒而暮廊廟實足通顯
乎一時卽未得志者其聲光氣焰亦隱然如豹虎之在山鄉里

之人莫不敬而憚之嗚呼何其榮也年來不幸詩書澤竭士之
生其時者非出于富貴之門不足以業儒間閭凡近縱有特達
之才無由自顯于是有志之士其爲時窮勢迫轉徙于他端者
不知凡幾其有徇名而不知進退者則必至困頓無聊取笑鄉
里于是向之父兄以旁求于科舉之外而搖手相戒者今之父
兄且搖手相戒而及于科舉嗚呼爲儒之術昔不殊今而榮枯
頓異則士之于斯時而猶有取乎爲儒者亦無謂矣余固徇名
而不知進退者也業儒滋味蓋已備嘗已恨少時擇術不慎不
得早習農桑以奉事我 三老人致使無田可耕菽水不繼行
年已踰三十磨礪窻蜂猶日哺于數百字之中黎美周曰科
千天下者數每一思之腦烘心然顧欲棄此又無業之可從則
百字而已猶強顏忍耻不得已而爲之自嘆茲生不知何日得離此厄嗟

乎子空休矣汝湖之濱汝有屋一椽有田一頃力穡之暇就湖
濱網魚蝦擷園蔬佐斗酒以介爾尊人此亦天下之至樂也我
方以不得如爾之所樂以爲憂爾乃欲舍其至樂以不得做我
輩之取笑鄉里者以是爲鬱乎子空其圖之

陳介着制義稿序

相士於時文難矣相今日所需之士於時文更難今之所需者
良將也循吏也良將卽不必短衣帽首武健羸暴而亦必非淹
淹餽釘瑣瑣句讀者足以援枹束伍出奇而制勝也循吏則當
此軍需蠶午羽檄交馳上之無失於輪輓下之無傷於撫字帖
括中無是也所求在此所取在彼是何異求倉扁而試以卜求
公輸而試以音總得君子瑩其人卜與音則工矣於鑿匠何
與也雖然使取士而不於時文則尤難緩文急武格外收人以
貨算欲得卜式之徒而團瓦闌閭紛然而起矣以策畧欲收最
賈之英而皂隸賺徒條陳時事矣刷污洗垢以招撫安反側之
子而鷄鳴狗盜排闥爭道矣然則士究將何以知之自古不借
才異代合數十萬之士子於天下之膠庠鬻序而絃之誦之謂

其中無人物吾不信也介肴陳子窮經學古碣障狂流固不徒以時文也卽以時文而論蓄積淵泓發其自得於理學則爲牛毛絲繭剝蕉解筍之文於論事則爲排宕震烈上下古今之文於瓊體細格則爲狀情肖貌須肴刻畫之文余學於甬東蓋嘗問途焉故知之尤悉也雖然介肴之時文工矣卽以此駢麗排偶爲少伐陣壘使疆場靖而戰爭休乎卽以此代唇效吻者使呻者以息泣者以歌乎卽以此細碎鉅釘鬼瑣朱墨足以爲芟芻錢穀使扞軸無煩憚人安枕乎我知介肴平日之所以羣居而講求與今日之所以有取於介肴者固自有在其無用此區區者亦明矣夫以介肴之時文而無所用乃介肴方沾沾焉取其無所可用者而矜之詡之天下之士亦規規焉取介肴之無所可用者而趨之步之不益爲畫餅哉雖然今之所以知介

肴者時文也介肴之見知於今者時文也以時文而得介肴時文果不足以得士乎哉蓋根沃者其葩必茂源遠者其流必長魁梧俊傑隨舉一事其事必可傳而具眼之鑒別卽其事足以定其人故古之人有因牛肥而知其足以霸國者有因宰肉而自信足以宰天下者夫牛與肉何關於國與天下而古之豪傑卽以此自信古之賢君亦以此信人吾獨怪夫今之時文其工者何甚少也是猶牧牛而牛羸宰肉而肉頗無論相觀於其外卽此一事亦無足取然則介肴之時文斯不亦牧牛而牛肥宰肉而肉均也哉

范國雯制義稿序

士之不古若者非以專心實學爲有妨于進取哉其始爲說者曰苟得富貴不必迂其途也趨時逢世自有捷徑名成而學未爲晚也其繼之者曰志圖進取必不可以實學也羣狸餌鼠北轍南轅非惟不得益相遠也一人倡之萬人和之于是天下之士俱枵其腹眯其眼塞其心瞽焉如一丘之貉其有奮心篤志窮經學古者鄉里之人羣轟然而笑之而古學與時文不啻冰炭矣國雯范子少游庠序每試必冠諸生是非以進取爲事者耶一旦與其鄉之同志十數人慕叢山之源流問學于家大人月有會日有程相與勵志今古振拔汚流于是其鄉之士莫不竊心然曰是殆不欲以進取爲事者乎是殆將爲蓬蒿之老生以終者乎是殆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同爲滅穀

之亡年乎卽有愛慕國雯敬信國雯者亦莫不有文叔亦復爲之之疑而國雯不顧也其志愈篤其學愈慤其與同志相砥礪愈切然丙午之薦陳子非國雋已酉董子在中鄭子禹梅雋今年國雯與陳子介肴仇子滄柱復雋而介肴爲薦首萬子貞一亦舉副薦于是向之笑者始訝然疑向之疑者亦稍信以爲古學之士非惟不妨于進取或反有助于進取矣嗟乎遜志時敏學古有獲士所自盡非以干祿也而上之人卽因之而相士豈有浮誇是務舍已徇人至相以古學爲戒乎然則昂藏七尺挺然斯世卽古學果有妨于進取在爲士者亦當所不顧矧有資于進取也哉觀于國雯之徒今世之以進取爲名而茫然于今古者其亦可以少悔矣

仇滄柱時義稿序

仇子滄柱操選政十年舉業之家奉之爲金科玉律自通都大邑至窮山委巷家塾案上必有文徵自成名至初學惟文徵之是讀聲譽鏗鞳無不知有仇子滄柱者顧滄柱不以一時之騰噪自滿慕學術之源流降心虛已獨喜師事夫先民遺老嗟夫今世之士能搦管爲文卽傲然自許一再見知于有司已岸然自足以爲儒者之學盡是矣寧復知有師承之統甚者卽借此以彈詆先儒不遺餘力此真昌黎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滄柱之名滿天下天下之人久望之爲名儒耆宿而乃及營營若有所企而未及者其母亦知時文之不足以竟學而此外之固大有其事乎雖然天下之事有可兼營者有不可兼營者解牛斲輪一枝之微必貫乎終身之精力以攻之况

其大焉者乎滄柱于曲藝無不好養生好堪輿好皇極筭數而又訓詁之繁述選事之臆評一人之精力幾何于彼用一分則于此必有減一分之處吾恐此心雖耿而力之不克副所願者有之矣昔艾東鄉于時文辨析秋毫家大人云以東鄉之文章學力自足傳世惜其于時文過認真是其受病處夫今天下之知東鄉者定與待也而孰知在東鄉之適以為病乎然而世所崇尚功今在茲士生此世未拚活埋土室孰能不俯首為之而選文一事滄柱固以此津梁後學亦不能不藉以為溫清之需故苟非脫穎而出安能無所拘纏而孤行其意見今者滄柱得雋矣自此而顧盼闕庭優游中秘固所必然滄柱今始可以謝棄時文專精悉力併當一路而不可測量矣故余不賀滄柱時文之見售而賀夫得謝時文之有日也讀滄柱之文者

其無以定待定東鄉乎

人譜補圖序代

今天下盡人講學矣大約其派有二而要未有不以詆毀先儒爲事者也一則習口頭之機鋒而改頭換面以主敬爲疊床以作用爲見性凡周程以下俱詆之爲禪爲教而不遺餘力一則假鉅釘之帖括名爲翼註以黃口之勦說陳言奉爲著蔡因以慢罵象山陽明直指爲告子之邪說嗟乎先儒宗旨所在實從身心體勘萬死艱難中得之此豈不入其堂不躋其闕者所得冒昧議之乎吾原其意亦非爲學之必當講也先儒之必當毀也蓋其腹中空然非此不足爲藏身之術語詩文則曰此詞章也而已可不學矣語經濟則曰此事功也而已之不材可掩矣語忠孝則曰此氣節也而凡綱維名教俱可不檢矣于是肆口無忌妄行批駁必欲舉其空疎塊然之一身高置爲岑樓之方

寸嗚呼上之人方將以學術風勵天下豈知流弊之一至此哉
宋子瑜公博學弘文泄事便敏律已恂恂而尤敦篤乎倫類之
際此固非不學無材與不檢夫綱維名教者可同年語也設館
受徒倡學禾中余與神交六年矣今歲乙卯遇之會城傾蓋莫
逆各嘆相見之晚出其人譜補圖示余曰今世學者多用空言
叢山人譜最爲切實若能循此而行聖域真不難到其紀過格
言過不言功尤迴絕乎功利之學子因推廣其意將人生受過
之由爲原之于有生之初與有生之後各爲圖以綴之此發明
叢山之意非敢有加也子其爲我序之子維瑜公一何知所崇
尙若此哉吾師黎州先生曰子劉子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
風霽月故其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
不至上達故吾友陳子夔獻特重刻之瑜公之意何其默相契

合耶雖然使今之士見之又有甚不便乎此者矣蓋人譜中所
諄者讀書靜坐以變化其氣質敦倫考行以致謹其細微而
要旨則歸之慎獨夫慎者敬謹之謂也獨者其體至尊與物無
對之謂也彼作用之流翌註之輩既于先儒之主敬良知極力
而詆之則慎之與敬相似獨之與良知相似其能獨免乎而且
讀書則空疎不可以躲閃考行則立身不得以恣睢今瑜公銳
意講學鼓勵後進何難自出其宗旨以撼動當世乃斤斤于人
譜之一書不斥之排之反從而遵守之嗚呼何意衆鳥中見此
孤鳳皇吾能不爲瑜公咏乎

種茯苓記

本草言茯苓者衆矣淮南子以爲千年之松下有茯苓則上有
兔絲史記龜策傳茯苓在兔絲之下篝燭照之火滅卽得此固
皆輕信臆說未嘗身察其事而蘓頌李時珍輩辨析精詳亦僅
言其狀類主治未及乎種之之方余先大父忠端公勅葬

化安山有松數十畝比年以來海上用兵需松爲戰艦之材

家大人懼其工度之及因爲去其二十步之外者遺撥存焉或
告余以種苓方鑿根一孔納苓種如彈丸土蓋封之越三四五

年可得苓如干余種旣如其方屆期復使劬之其人以鐵錐一

枚縱三尺許橫其柄首數寸以受握鑽其枝喜曰撥已成香子

之苓已結而且鉅矣余問何以爲香其人曰殘枝居土如許年

有不腐壞不爲蟻食者乎今驗之色若黃腸

卽栢心俗名栢香故云香受錐

若濕灰蓋其生機已有所洩故色如斯而不腐食然其脂已歸于苓故其質又柔而易入已爲苓之根矣無苓種者卽此香亦可以爲種子之苓已結而鉅果可得如干矣因以錐遍鑿其椽之遠近遇苓則錐膠終日而獲苓四枚余曰余所種者三百五十有五而止獲其四何也其人曰噫子之苓未易尋也蓋茯苓伏也苓者零也循根而行離根而實子之樹稠以此根交彼根轉展而流而茯苓遠矣余甚怪之凡植物植于是者卽得于是天下有恍惚誕渺不可究詰如斯者乎頗疑其性必陰幽沈滯無所益于人者也然讀坡仙胡麻賦盛稱其爲君服食之功而陶隱居孫真人抱朴子王微等又極言其通神致靈斷穀延年爲仙家上品藥此又何說意凡物其後之雷奮颺發光顯利用于世者皆其先之善伏者與夫以松之不幸遭此撓折抑鬱其于霄凌漢之性使不得上達在人視之鮮不以爲澌滅無用特委棄之枯槎殘枿耳豈知其精英靈爽有不可磨滅故雖淪沒閉錮于沙壤之中終能成此靈物出而爲天下之所寶嗚呼遭際之得失其果有常乎吾以是未敢輕相天下物也

哺記

卵生爲四生之一而卵生之奇特甚鶴以聲交鳥以氣交鵝鵠以睛交鵝鴝以雌合雄鼈之哺以目姑惡之哺以嗅然皆其類之各爲哺惟鴨則不能自哺必待乎人與火今年甲寅余兄棄疾館于客星山側余過候之其鄰皆哺坊也細詢其久于哺者故知哺事特詳其始必擇卵擇其狀之圓者大者蓋牧人貴雌而賤雄以圓者雌而長者雄也其竈編藁爲之泥塗其內而置火焉置釭其上爲釜又編藁爲門以閉火氣懼其過于烈也則釜內藉以糠粃置筐其中實以卵上復編藁以蓋之懼其火候之不勻也又以一筐上其下其上以易之如是者日五十五日上攤之狀如林設薦席焉列卵其上絮以綿覆以被日轉八次而不用火蓋十五日以前內未生毛必藉溫于火十五日以

後毛自能溫但轉之覆之而已卵雖外包以殼而老于哺者其殼中之情形纖悉時刻後先歷之不爽問其何以知之則皆由乎燭也其燭法盡聖其室穴壁一孔以卵映之若水精丸纖微必燭未哺以前止見黃白也其次日即見一小珠熠煜其中甚亮而白三日其珠漸紅而稍大四日色正紅如小錢樣五日如大錢而絡以血線六日見血生頭狀似蜘蛛是日或間有壞而退者是爲六日厄七日生眼一隻黑細如葉子雄左而雌右八日兩隻九日其眼忽懸下蕩漾不定十日定十一日一邊白亮有光亦左右如前十二日兩邊十三日生足翼十四日生尾毛十五日色微黑蓋身初生毛而尙不可辨是日上攤疊以三層亦間有壞者爲上攤厄十六日見微毛十七日生翼毛疊兩層十八日一層間半十九日一層蓋至是毛愈長不必照而止于

轉時聽聲至廿五日身猶着殼滴然其聲實也廿六日如擊核桃漸離殼矣廿七日索然不麗于殼矣廿八日收黃于腹字皮姚切頭是時照之其頭昂起彈指有聲是日有蟠頭厄廿九三十日破殼齊出矣客有問曰物以羣分而鴨獨藉人以生使不以人其類何由傳乎黃子曰而不見夫野鴨乎野鴨不自哺聚卵百千腐爛其上下而居中者育矣余嘗聞字義于叔父播余曰鴨者甲也从鳥从甲言于鳥中獨如草木之甲宅也客曰鴨之物甚微也其卵之哺何所關係而子屑然記之乎曰噫子言過矣大易之係中孚特言卵也其孚字之義从爪从子鳥之抱子也子而在中是未離殼而爲卵也故曰燕曰鶴曰爵曰翰音言其類也曰虞曰有他慮其前之厄也曰或鼓或罷慮其中之厄也曰攬慮其終之厄也曰登天謂離殼見天而將爲小

過之飛鳥也聖人于此憫育子之恩勤卽以之議獄緩死鳥得
以卵而遂輕其瑣屑乎且夫鴨其性喜羣于類不爭待育于人
故聖王以爲有類于庶民而以之爲庶人之贊焉夫古者聖王
知斯民之不能自遂其生也爲之井田以哺其身知斯民之不
能自復其性也爲之學校以哺其心凡其所以爲之恤孤養老
卵育而翼覆者無不備至今也蚩_匕之民久失其哺亦遂如晨
鳧野匹自生自息亦可悲矣又從而置之羅之破卵取子不盡
其類不止嗟乎焉得有哺民者復興其哺斯民之術亦能如哺
斯鴨之周詳精悉乎是爲記

鐵鐙槃記

鐵鐙槃一具高一尺二寸枋一足三盤二上盤中空以承盞下
盤承燼而稍大中鑿一釘去盞卽可以置燭有里媪鸞是者
祖母太夫人見之曰噫吾家故物也亡之且三十餘年矣余因
以粟三斗贖之吾家先世自 忠端公以前本素封也凡祭器
與養器俱可不假吾生以來家難頻仍流離播徙卽先世之故
居燬者圯者已數更其舊而室中之器物益蕩然可知矣每一
客至几傾席欹陶窳筋折至暮則藉藁于地以臥客而先代之
故物惟餘此物而已顧吾家有書萬卷數更亂離豈_匕不可保
往者無論矣卽如去年之亂山寇初起 家大人卽以倉板百
許橫施兩木每二板列書五層其中約共三百本繩縛之爲一
夾亟載至于四門而他物弗顧也至則屋又甚湫無容書處于

是前者爲堂後者竈突隔書中央層疊而上以當垣壁海濱之人見而異之得邀天幸殘帙依然此外之形銷影沈者俱可付之雲煙過眼矣况此區區微物乎獨是余生遭亂離幼失學二十始知讀書然亦惟是帖括之記誦耳兼之菽水是營朝而隴畝暮而市廛書雖在于我無與也幸也有茲鐙在割課分功做曹孟德春夏較獵秋冬讀書之意而以自寅至酉者爲帖括耒耜之時而以自酉而後者爲吾讀書之時蒙汜既沒冰輪未登篝寒焰發故書而讀之失晨之鷄或可思所少補而不至孤負茲書之存者則此鐙藥之所益于余者大矣

王征南先生傳

征南先生有絕技二曰拳曰射然穿楊貫戟善射者古多有之而惟拳則先生爲最蓋自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峰既精於少林復從而翻之是名內家得其一二者已足勝少林先生從學於單思南而獨得其全余少不習科舉業喜事甚聞先生名因裹糧至寶幢學焉先生亦自絕憐其技授受甚難其人亦樂得余而傳之有五不可傳心險者好關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鈍者居室欲窄習余於其旁之鐵佛寺其拳法有應敵打法色名若干長拳滾斫分心十字擺肘通門迎風錢扇棄物投先推肘捕陰彎心忤肋舜子投井剪腕點節紅霞貫日烏雲掩月猿猴獻果縮肘裹靠仙人照掌彎弓大步兌換抱月左右揚鞭鍊門門柳穿魚滿肚疼連枝箭一提金雙架筆金剛跌雙推窓順牽羊亂抽麻燕擡腮虎抱頭四把腰等穴法若干死穴啞穴暈穴咳穴勝腕蝦蟆猿跳所禁犯病法若干顛散遲緩歪斜寒肩老步腆胸直立軟腿而其要則在乎鍊脫肘敲拳紐臂曲腰開門捉影雙手齊出

鍊成熟不必顧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達肯繁其鍊

法有鍊手者三十五所制科砲業擄逼林委敵搖擺撒鍊擄兜

插削鍊步者十八鍊步後黃步硬步冲步撒步曲步闊步欽步

釣步追步逼步斜步絞花步而總攝於六路與十段錦之中各有歌訣曰佑神

通臂最為高斗門深鎖轉英豪仙人立起朝天勢撒出抱月不

湘麓揚鞭左右人難及梁鑰衝橋兩翅搖其十段錦曰立起坐

山虎勢迴身急步三追架起雙刀欽步滾研進退三迴分身十

字急三追架乃研歸管塞紐拳彙步勢如初滾研退歸原路人

步稍隨前進滾研歸初飛步金鍊顧其詞皆隱略難記余因各為

註釋之以備遺忘論六路曰斗門左膊垂下拳衝上當前右手

抽麻右足亦隨右手向左手向前鈎連復鈎出作小闊步還連技

○通臂長拳也右手先陰出長拳左手伏乳左手從右拳下亦

出長拳右手伏乳共四長拳足連技隨長拳欲握柳左右凡長

拳要對直手背向內向外者即病法中觀拳○仙人朝天勢將

左手長拳在右耳後向左前研下伏乳左足搓左右手往左耳

後向右前研下鈎起關左拳背拗右拳正當鼻前似朝天勢右

足跟劃進當前橫向外靠左足尖如丁字樣是為仙人步凡步

俱轉姓直立者病法所禁○抱月右足向右至後大撒步左足

隨轉右作坐馬步兩拳平陰相對馬地月復握前手還斗門足

還連技仍四長拳欲左右拳緊又當胸膠面右外左內兩肘夾

脇○揚鞭足搓轉向後右足在前左足在後右足即前進步

右手陽發陰騰直肘平屈橋前如角尺標左手扯後伏脅一欽

向後兜至左掌右足隨方手齊進至左足後○衝橋右手向後

翻身直研右足隨轉向後左足揭起左拳橋下着左膝上為鈎

馬步此專破少林撲地挖金磚等法者右手持左膝左手即從

右手內豎起左足上前逼步右足隨進後仍還連技兩手仍還

斗門○兩翅搖擺兩足搓右作坐馬步兩拳平陰着胸先將右

手掠開平直如翅復收至胸左手亦然○論十段錦曰坐山虎

勢起斗門連杖足搓向右作坐馬兩拳平陰着胸○急步三連

右手撒開轉身左手出長拳同六路但六路用總技步至樓轉

方右足在前仍為連技步而此用進退欽步循環三進○雙刀

欽步○滾研進退三迴將前手抹下後手研進如是者三進三

退凡研法上屬中直下仍圓如斂斧樣○分身十字兩手仍着

胸以左手撒開左足踏左手出長拳循環三拳○雙刀

研蹄管寨右手復又左手內研法同前滾研法但轉面只三研

用右手轉身○紐拳硬步拳下垂左手擊出石手下出上連俱

陰面左足隨左手右足隨右手搓柳不轉面兩扭○滾研退歸

原路左手翻身三研退步○結提連進左千子看胸畧撒開平

直右手置拳兜上至左手腕中止左足隨左手入敵步翻身右手亦平着胸同上○滾斫歸初飛步右手斫後右足撲挪○金雞立緊攀弓右手復斫右足撲轉左拳自上揮下左足鈞馬進半步右足隨還連枝即六路拳銜鈞馬步○坐馬四平兩顧即六路兩翅搖擺還斗門轉坐馬搖擺六路與十段錦多相同處大約六路鍊骨使之能緊十段錦緊後又使之放開先主見之笑曰余以終身之習往往猶費追憶子一何簡捷若是乎雖然子藝自此不精矣余既習其拳射則以無其器而僅傳其法其射法一曰利器調弓審矢弓必視乎己力之強弱矢又視乎弓力之重輕寧手強於弓毋弓強於手如手有四力五力寧挽三力四力之弓古者以石量弓今以力一個力重九斤四兩三力四力之弓箭長十把重四錢五分五六力之弓箭長九把半重五錢五分大約射的者弓貴窄箭貴輕御箭者弓寧重二曰審鵠鵠有遠近欲定鏃之所至則以前手高下準之箭不知所落處是名野矢欲知落處則以前手之高下分遠近如把子八十步前手與肩對一百步則與眼對一百三四十步則與眉對最遠一百七八十步則與帽頂相對矣三曰正體蓋身有身法手有手法足有足法眼有眼法射雖在手實本於身忌腆胸偃背須亦如拳法蹲姓連枝步則身不動臂不顯

肩肘腰腿力萃於一處手法務要平直必左拳與左膊左肩及右肩右膊節節相對如引繩發箭時左手不知巧力盡用之右手左足尖右足跟與上肩手相應眼不可單看把子蓋眼在把子則手與把子反不相對矣只立定時將左足尖恰對操心身體既正則手足自相應引滿時以右眼觀左手無不中矣然此雖精詳纖悉得專家之秘授者猶或聞之而惟是先生之所注意獨喜自負迥絕乎凡技之上者於拳則有盤斫拳宗惟斫最重斫有四種滾斫柳葉斫十破斫於射則於斗室之中張弦白矢出而注鏃百發無失卷席作仰置桌上將席開之使極平正以矢鏃對席心離一尺滿發正體射之矢着席看其矢鏃偏向或左或右即暗救正之上下亦然必使其矢從席跨無聲而過則出而射此則先生熟久智生鏃但以左足尖對之信手而發自然無失

劃焉心開而獨創者也方余之習拳於鐵佛寺也琉璃慘澹土水狎孳余與先生演肄之餘濁酒數杯團圍繞步候山月之方升聽溪流之嗚咽先生談古道今意氣怗慨因為余兼及槍刀劍鏃之法曰拳成外此不難矣某某處即槍法也某某處即劍

鉞法也以至卒伍之步伐陣壘之規模莫不淋漓傾倒曰我無
傳人我將盡授之子矣余時鼻端出火與致方騰慕睢陽伯紀
之為人謂天下事必非齷齪拘儒之所任必其能上馬殺敵下
馬擒王始不負七尺於世顧箭術雖授未嘗習其支左屈右之
形因與先生約將於明年正月具是器而卒業焉然當是時西
南旣靖東南亦平四海晏如此真挽強二石不若一丁之時家
大人見余跡弛放縱恐遂流為年少狹邪之徒將使學為科舉
之文而余見家勢飄零當此之時技即成而何所用亦遂自悔
其所為因降心抑志一意夫經生業擔簦負笈問途於陳子夔
獻陳子介眉范子國雯萬子季野張子心友等而諸君子適俱
亦在甬東先生入城時嘗過余齋談及武藝事猶為余諄諄愷
切曰拳不在多惟在熟練之純熟即六路亦用之不窮其中分

陰陽止十八法而變出即有四十九又曰拳如絞花槌左右中
前後皆到不可止顧一面又曰拳亦由博而歸約由七十二跌

即長拳滾研分心十字等打法名色三十五拿即研剛科以至十八即六路中由

十八而十二倒換搓挪滾脫牽縮跪坐過拿由十二而總歸之存心之五字敬

徑勁切故精于拳者所記止有數字余時注意舉業雖勉強聽受
非復昔時之興會而先生亦且貧病交纏心枯容悴而憊矣今
先生之死止七年干戈滿地鋒鏑縱橫吾鄉盜賊亦相蟻合流
離載道白骨蔽野此時得一桑樸足以除之而二三士子猶伊

吾于城門晝閉之中當事者命一二守望相助等題以為平盜
之政士子披拾一二兵農合之語以為經濟之才龍門子秦士

錄曰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言念先生竟空槁三尺蒿下寧不
惜哉嗟乎先生不可作矣念當日得竟先生之學即豈敢謂遂

有關於匡王定霸之畧然而一障一堡或如范長生樊雅等護
保黨間自審諒庶幾焉亦何至播徙海濱擔簦四顧望塵起而
無遯所如今日乎則昔以從學于先生而悔者今又不覺甚悔
夫前之悔矣先生之家世本末 家大人已爲之誌小子不敢
復贅獨是先生之術所授者惟余也既負先生之知則此術已
爲廣陵散矣余寧忍哉故特備著其委屑庶後有好事者或可
因是而得之也雖然木牛流馬諸葛書中之尺寸詳矣三千年
以來能復用之者誰乎

書後葦碧軒詩稿後

翁祖石先生有詩集曰後葦碧軒 家大人旣刪定而序之命
某持以授先生某走謁一揖外未暇問無恙先生執某手曰吾
以詩集求若翁先生刪而序之者數矣子盍爲我言之某謹出
所序對曰已就矣先生驚喜踴躍急索眼鏡架其鼻瞪目伸紙
拍案朗誦者數四曰我其不泯矣乎猶憶某六七歲時從先生
受句讀于西園是時先生年雖五十餘患齒疾鬚半白兩耳重
聞日呻吟而爲詩也稿已數帙矣離去二十年妻死子歿子然
一身窮老無依行年八十儻他人半宇喃也猶課三四兒童以
活嗟乎天下之老且窮者孰有如先生哉向使先生目不識丁
不能爲詩或爲農夫或居百工之一未必不獲籬茅舍如鄉村
郊鄙之累也者得安享以終天年今其老苦至此詩雖工矣亦

復何用若是乎詩之爲禍于先生甚烈也吾意先生思其壯時
追悔無及必且懊惱憤懣痛讐而深絕之乃猶如此豈真後世
區區森茫之名足以易吾生前切膚之困苦而不惜也先生曰
豈其然豈其然子亦爲是言耶古語雖云詩能窮人然兵戈以
來天下之不能爲詩而窮者何限豈皆章惇之故與吾之老而
窮命也幸而有詩足以慰我于數日前見積雪初晴千峰如
畫得新詩數首將以自後所作另爲一稿待其成帙復煩若翁
先生刪之子亦學爲古文詞可爲先序此一段乎固辭不獲書
此以附於後

哀張梅先辭

閏五月某日余歸自武林未抵家十里舟過咸池滙有客推蓬
而嗟曰此我客冬覆舟之所也山寇之亂舟往來者恒惴惴其

時同泊者三舟有病噩者中夜而呼曰白頭至矣

山寇俱以白
布裹頭故土

人呼爲
白頭

同舟者俱破寢驚躍舟遂覆方是時陰雲四屯寒風刺

骨死月無蹤對面不相見飄流抵岸者呼號求救其二舟果以

其被盜也亟解纜而行號愈哀而行愈急我適以不寐得附篙

楫而至他舟中十五人惟我得免焉余默識曰吁此我友張

子梅先泗水之處矣余之聞是已在今年正月是時賊焰正衝

斥余家避居海濱方岌岌不可保前月寇甫平又以馳驅跋涉

未遑裹鷄漬酒且聞其家卽于是時又被寇氛殺掠嗟乎張子

生人之慘萃于一人靜想音容不自覺其涕泗闌干悲聲酸咽

同舟之人愕不知何謂也猶憶余之見梅先在丁未歲是時余讀書甬上梅先過訪萬子季野意氣軒翥余在座梅先初不相識視之蔑如也有頃抗聲問季野春王正月文定之冠夏時此不易之論矣何以必欲謂之改月改時乎余曰此不可以懸虛臆斷也梅先始愕然問余于季野季野爲道余姓梅先曰此得非卽黃先生之世兄主一乎季野曰然因始向余致寒溫且問何以爲斷始不懸虛余曰此必明于曆始知之蓋吾家大人有春秋日食曆推之于改月時者無不吻合而推之夏時則不啻河漢也至于諸經之證佐則篋墩諸人固又辨之詳矣當是時梅先爲學銳甚其自許亦甚高因數至余家質疑于家大人其時甬上知名士慕戴山之源流同梅先而來問學者不啻二十餘人固皆卓卓不凡人人自必期于有成者乃無何而董

子吳仲死又無何而錢子漢臣死今梅先又死於水倏燦未十年凋此三人何也夫造學于成誠非易也譬之美種有穎有栗者固必有不秀不實者然必其志之不堅附聲借齒者也不然必其積習錮環蠹巡菌縮未全蛻破者也不則其始奮而終怠者也嗟乎梅先以貴介之子能盡去其統袴之氣抗心于學斯亦傑然不撓未可易量者矣乃使之死于非命卒以不實終寧不可悲耶禮曰知死者傷余未及憑棺隱墓爰作數言以哀之

曰
茫也江濤何冥頑助寇爲虐沉梅先上古有冥後子安一省其父一勤官亦向洪流身殞殄浙有胥兮湘有原太白采石跨文鸞子美崎嶇漂蜀湍世傑營宋覆厓山彼蒼難問自古然何況區區張子焉獨是數子皆鵬騫水因數子水亦傳張子有志也

未官前途渺々中道捐無乃竟爲水所淹吁嗟作孽來自天謂
之何哉徒涕連

解或

某年月日某衡文案臨於越兼試台寧帶履西浙兩浙之人蟻
攢一垤豪者傾囊富者倒篋走棍賺徒因之踏躐逢人執裾緣
街炫熠舉國營々魂不體攝以公著爲市門以鬻序爲貨積未
試以前某乙某甲已而果然不爽毫髮有或愠見于黃子曰嗟
哉何命之窮也生遭亂離家如懸磬甌石無存原思同病井底
清泉朝寒釜甑上有老人恒虧温清吾之家可謂艱矣夏暑金
流祈寒膠折苦雨宵淒悲風旦烈羣動蠕々孰不憇歇哀我憚
人吾伊敢輟吾之功可謂勤矣滌洗陳言剔爬膚淺理奉朱程
毛牛絲繭氣取曾蘓濤流波轉意必精深詞必達顯吾之文亦
不甚媿于人矣然而年等安仁將見二毛田遜畦農市遜牙曹
托身視北值此貪饕嘆跬步之尙阻將何日得至于雲霄也黃

子曰此正見今時之崇學 朝廷之尊士也何言之在昔有元
分人十體九儒十丐優娼之趾觀今丐者齊民不齒言人曰丐
髮怒上指儒之與丐其差有幾今試納人于丐卽與以千金而
猶耻乃求爲儒卽千金捐割而不吝鄙是非慕聖學而嚮風瞻
廟貌而仰止而烏以若是且自兵興以來廩仕多途某官某價
件繫錙銖朝而負擔暮可軒輿蒼盧闖簿鹵馳驅是真將軍
之告身一醉侯尉之封及庖厨兼之禦人者卽授以草竊之號
干澤者盡目爲隆上之雛而獨于學宮之肄業鄭重靳惜必待
善價而沽諸豈非一以至聖威嚴之地不容慢褻使人得以空
言徒手以希圖一以倣古者世祿之微意必欲擇夫膏粱紈袴
之子弟而不得厠以酸寒藜藿之夫也乎然則終不當入學宮
列讀書士耶曰噫子益陋矣今之學宮非昔之學宮也銅臭與

臺榭茲名藉胥隸割臂令丞候色高者時文之乎數百外此茫
然云非我職法堂深草奚啻十尺子而必欲以此爲進身之級
則姑舍哺_匕治生爲急三致千金青紫俯拾子而必欲以此爲
詩禮之所自出則柴胡桔梗求于沮澤二代而下士皆自立問
學膠庠何所關涉惟餘利欲誘人使溺我方日聆聖人言夜侍
聖人側窮神千載覃思一室寧與孤鳳而翱翔豈與鷄鶩而爭
食則我自有所以得其爲我者而子胡庸戚_匕也

神燈賦

伊神燈之奇兮惟獨傳乎吾姚當莫春之節候正禮拜

姚俗禮佛聚千

百人爲一社鳴鑼列陣舉國如狂

之喧囂金鉦映佛號以鏗鉤旌旗雜裾裙以

飄颻傾士女于東嶽

東嶽廟在鳳山趾禮拜者呼釋伽代嶽求壽

恣躡踏而炎歊爾

時靈曜西沉人蹤甫息神其厭苦駕言遠出

俗名解油頭

莽憑高而

眺望紛靈光其燁燁始祇見其一二繼總其無極恍傳呼之

有聲咸後先而擁蹕余固信而猶疑豈神光其顯赫雖口述之

盡然終未免乎耳食必一覩其形容始中懷之可釋然其出也

有候而其見也有地非夏之初必春之季天欲雨而礎潤雷將

聲而尙閉氣蘊隆而風伯無蹤雲靉黳而夜光已死于是或登

龍泉之頂或陟鳳凰之脊始得暢乎奇觀不則終于閨寂此抱

願其有年究蹉跎而未得茲四月其過半嘆三春之已逝訪吾

甥朱子

于城東惟刺花之滿鼻

天黯黯而濕蒸庶此願之可

冀于是候薄暮陟鳳巔叩靈瑣俯九垓待歸鳥之既盡惟蟹火

之熒然無何谷風大作動搖林莽肌膚生粟殿鈴亂響僧告余

以不遇差迴步以悵快惟葉子公之好奇彼固知之甚悉迴前

日之所見惟龍山尤奇特因訂期于黃昏恨蔽光之無術屈子

木以蔽光謂遂預約夫同心候人定而俱陟及崦嵫之既暮混

雜日使暮也萬形于無色乃俯瞰乎郊原路幽昧以若漆忽一炬之熒然疑

扶桑之吐日葉子狂呼神燈已出疑眸少選條爾千百爾其始

也燁必起于燁白山之址既暗復明孤停不徙或案衍而

將行或遷延而復止豈侶伴之未偕乃躊躇而有所俟爾其繼

也纍而而出如珠貫縷剛覩一方俄焉四起遠則彌乎剛巒近

則興乎尺咫總大地之盡然又何分乎城墅爾其徐也雖極日

之輝煌亦條分而縷析或渡水而後先瞻映或乘橋而往來絡

繹或凝然延佇而將南究又何因而忽北爾其疾也閃爍無常

東西倏忽或干霄而直上或電馳而忽沒或一炬而散為百千

或百千而倏焉合一怪奇不可髣髴初疑百萬之兵俱列

炬於昆陽又疑彌天之星咸馳流而如孛余乃目眩魂驚精移

神奪若迷若夢信疑難決未幾城鐘發響山月吐焰清颺頓興

光輝零亂若滅若沒忽焉而散客有問曰此果何物耶朱子曰

此天地之生氣也萬物怒生鬱氣蓬勃光入虞淵燦艷熠煜此

春夏之昭融而秋冬之寂沒葉子曰此太陽之魄氣也嚇曦照

臨遍滿寰區一日所暴萬物漸濡故雖濛汜之既沒猶餘光之

未除余曰天地之間孰非此氣何宇內之盡然乃獨見夫此地

若夫蟹匡腐草見火則明豈白日之照臨會不如夫殘燈但往

來之歷也寧無物焉是憑客曰然則究爲何物耶余歌曰
神燈燦也兮何者非鬼神之跡兮神燈熒也兮何者非鬼神之
功兮謂妖僧之造作以誑人兮固祇觀其僞而未嘗觀其真胡致
堂見僧僞放佛燈事謂吐光芒于丹室兮東坡咏聖亦逞夫胸臆而淺之
乎測也

田草賦

夫何余生之愚拙兮罔識世所崇高欲托庇于聖賢兮惟墳典
之是操是餌鼠以羣狸兮室八口之嗷也將違棄而改求兮思
從事于南郊羗民生之爲業兮惟農夫爲最勞夏暑雨而流金
兮冬祈寒而折膠日匍匐于畦町兮雖勤劬而莫號况災荒之
洊臻兮兼賦歛之貪饕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必懷乎故宇覽相
觀于四極兮欲遠集而何所止彼稼穡之雖艱兮猶吾力之可
恃苟豐亨之有望兮何惜吾躬之胼胝奈磽瘠之久蕪兮厥草
藜也紛總也其狀類兮據我田疇欲盡殫此柔苗兮惟爾類之
獨存不悉爾之情狀兮何以施我之經綸相彼肥田兮玉菜生
之又紫萁與溫草兮及地毛與水薇土名水是雖害而尙小兮
欲爾除亦易施惟一耘而一耨兮已種類之無遺相彼瘠田兮

惟江箴之最頑根既深而苗滑兮欲為堰而甚難似野茨野見

甚害而差小兮等蒲藿之紛繁又田姜之九子兮田姜一夜與

過海之破錢農諺云破銅錢一夜能延過海我將先鑑其橫兮繼錄田錄其縱秋

既時以首猪即黃草子兮夏復溉之以馬通既肥土與潰根兮自爾

類其難容首猪肥土江箴野相彼山田兮浸彼澗泉有水松與

蘋藻兮芴苻與金蓮厥性清冷兮而惡夫旱乾我將先決其流

兮始繼以芸燒雜草以行水兮如熱湯之氤氳復鋪港以柴苗

兮嗟爾類其何存相彼湖田兮惟湖草之為害紅蓼菱芡浮萍

爾于湖兮預堆積而若丘俾潰爛之有日兮及臨用而始收既

以遂殺爾類兮又以糞我之田疇相彼江田兮惟江潮之灌輸

生望潮與鹹草兮暨蒹葭與水蘆彼梗硬而根固兮非指力之

能剗我將削以覃耜兮復耘之以篠令陳根之必死兮始栽培

而有效且趁臘而水耕兮使餘孽其盡耗相彼高田兮旱草不

一或狗尾之芘芘兮或羊須之莖莖或三稜之錯雜兮或帚草

之攢植雖性類之不同兮要遺種而能出旱草與害禾之草不

草自種禾後始生我將及宿草之既枯兮正新草之未生未牛翻與桔

槔兮先導之以火耕既將爾類之燔兮且使土脉之動萌相彼

低田兮終歲沮洳冬無菽麥兮惟水草之是居湖苔蝴蝶名候

春氣而發作兮水甜水甜菜花鴨舌雖寒月而榮敷我將布以

鹽灰兮使爾性之不遂復瘞之于苗根兮惟速朽之為利即藉

爾之死腐兮發我禾之生氣凡茲草之為類兮固悉數而難殫

要爾性之相近兮就大凡而為言蓋一長而一消兮何能聽爾

之紛繁獨怪天之生物兮惟爾類之獨厚嗟我苗之日護兮尚

顛顛而難秀何惟爾之務去兮乃不植而愈茂因知天之惡善
而好淫兮自前世而固然彼好修之寔也兮俾窘步而不前乃
捷徑而昌披兮盡青紫之翩跹此自古之窮歿兮不在夫躑跖
而在夫孔顏余豈不知蕭艾之易盈兮固椒蘭之易委奈既托
此美種兮寧肯美夫萋稗苟芳非其未沫兮雖顛顛其奚悔余
惟盡吾力之當爲兮不顧一己之倦疲保此種于長存兮不使
稂莠之或滋苟天不欲靡望而爲茅葦兮夫豈無年歲之可期

學箕初稿卷二 起丁巳

贈陳子文北上序

姚江黃百家主一著 原名百學

余少而失學長而情慵然年餘三十猶不甘自棄廢者朋友之
力不可誣也丙午以前兵火繩承東遷西播幾失足爲狹邪無
俚之徒歲丁未 家大人始命余從學甬東是時甬上陳子蕤
獻陳子介眉萬子公擇兄弟范子國雯等十餘人方爲講經之
會日有課月有程分頭誦習以相通會余以愚下得廁其間於
是始知有讀書一事其後讀書于越之兩水亭則有萬子季野
姜子汝高爲之砥礪于慈之楮山寺則籍鄭子禹梅爲之甄陶
蓋駘騫之步必資乎籟策女蘿之施必附乎松柏也邇年以來
諸君子分處離散余亦就食青檀索居離羣莫加督責而學復

荒落矣去年春 家大人講學海昌得同志者十餘人而陳子
子文抗心問學以爲文章不本之經術則學王李者爲勦學歐
曾者爲僞學問不本之經術非矜集註爲秘經則援作用爲軻
傳于是將與同志創爲經會以崇實學余私心自喜謂得侍
家大人至此預其末座則前日之亡羊雖不可追而今此之失
晨猶可或補今年館于張子無逸家方冀借翰晨風假足六駮
以發伏鼈之雄氣而子文乃忽有薊門之行夫子文年甫壯久
矣文高黃絹之辭書長烏絲之價風流爾雅晻映千人氣焰聲
光遮蓋一世而乃不自滿假慕叢山之源流務經術爲宗主此
其心有未易窺者乃編簡未陳已祖駕于驪黃抑又何耶古人
固有以不讀書萬卷不行地千里爲歎者吾聞子文自年十七
以來薄游十載溯伊洛涉洞庭陟匡廬登泰岱南越番禺北抵

燕山者再其行地寧特千里已哉恐子文之所歎者不必在是
也顧子文窮經之志未嘗少懈檢其行囊累_匕則儀禮與周禮
之註疏也其言曰今人講禮往_匕室礙則以不孰讀儀禮與周
禮故也舟中清寂余將以三千里之程畢此願力余始喟然歎
人以游廢學而子文以學兼游其勤且敏誠有以過人愚陋如
余何足以知之哉子文往矣余友陳子介翁縱橫經庫西戍之
間課業至三禮余嘗聆其辨論通貫詳瞻今在中秘子文于舟
中有所悟而獨得者有所疑而未釋者試與討論焉必能有以
相賞而相晰也攘臂西風颿如奔馬子文方洋_匕然解纜行矣
獨是余之所以負笈于此者何爲耶王維渭邑指柳色以贈言
何遜揚州覩梅花而興感子文其何以處我

送定菴姜先生赴任盛京奉天府序

康熙丁巳孟冬定菴姜先生赴任盛京奉天府將有數千里之別百學辱受知先生特書一言于筵中持以走送于舟次旣而思之先生之行錦屏玉軸組藻輝煌陳堂皇而列序榮者目不遑顧也抽黃對白嚼徵含商獻詩歌而薦詞章者踵不絕戶也當路薦紳門生故吏肆筵奏樂而醖離觴者手不停杯也百學以一草茅賤士布衣芒履面目黑黧語言澁拙持俚鄙之言而廁其間是猶奏韶濩于大庭而介以土鼓賸瑚璉于宗廟而間以汗尊不亦慙乎雖然文生于情者也百學少失學長而情慵先生不以爲糞朽而教之誨之噉人一飯夢寐不忘先生解已衣推已食而飲之食之傲骨性成學與時違先生相之牝牡驪黃之外而獎之掖之雖其時命不偶不能仰副先生之望而百

學念知已生成之德則今日依レ眷戀自有不能已于言者不
得謂韶濩爲樂而土鼓非音也瑚璉爲美而汗尊非器也且天
下事好之與醜莫識爲首惡之與美莫知爲尾今天下人物之
衰亦甚矣先生紹戴山之傳勤レ懇レ日望于後人者何在耶
則百學受先生之顧盼日夜憂思期以不忝先生之知者亦當
何在耶今天下之所謂美與好者大抵科第耳然在昔河汾之
徒貴顯滿天下而究其傳人偏在一布衣之董常艾軒之學世
號爲南夫子席下翹楚相望而論次嫡傳則惟在一窮餓之網
山如僅以科第而已先生之門牆其爲科第者何限寧必待百
學之科第爲先生希有耶百學自料茲生其能得科第歟其不
能得科第歟俱未可知顧思先生之有取于百學與百學之圖
報于先生知不在此區レ也然則鼓土汗尊雖爲世俗耳目之
所甚賤而君子推原制器制樂之所自始未必不溯于 濩瑚
璉之先也臨岐言別區レ自陳非敢矜詡亦欲先生知百學之
此心耿耿未敢墮流俗以忘先生耳若夫道古今而譽盛德則
才峻滿前俱優爲之非百學之敢復贅矣

贈吳子升序

新安吳子升寓居海昌以畫容貌名三吳三吳士大夫爭延之
余初至海昌過裝潢肆見子升畫壁間累心余所識者一見卽
知其爲某也未識者他日見之卽知其爲壁間之某也其
妍蚩肥瘦白黑長短老壯情態無不宛然曲肖余因思文與畫
不可一缺者也有文以傳神有畫以傳貌一人之容貌生平畢
見矣故善畫者不自爲其畫一隨其人以爲善文者亦不自
爲其文一隨其人以爲文故太史公傳刺客卽儼然刺客傳偵
殖卽儼然偵殖傳游俠日者卽儼然游俠日者要使我之字句
筆墨悉化爲其人之聲響精神不獨傳其神并傳其貌此文之
所以更可貴也苟其不然甲頭乙帽籠統游移惟以美辭取悅
是猶畫容貌者不問其妍蚩肥瘦白黑長短老壯而一惟以角

犀豐盈倩盼姣好以爲美是果誰何氏與乃觀今世之人徵啓
如蝶無人不欲得文而試問其所謂文惟以甲頭乙帽籠統游
移者是悅一有纖微刻肖則便拂然於中吾意子升當求二粉
本一子都一西子其爲男子也則以子都應之其爲婦女也則
以西子應之已足槩天下而悅當世乃必欲曲肖其人嗟乎子
升何紛也憚煩以自取憎耶子升名旭

上顧寧人先生書

百學幼侍家大人側家大人屈指當世人物必曰八閩李元仲
江右黃雷岸天中孫鍾元三吳歸玄恭與先生五人而已學固
熟聞心識時切願見之懷顧當是時家大人獨抱遺經屏蹟荒
山不與世接學躬耕隴畝朝夕饗殮足跡不踰三十里而五君
子者晨星落落天各一方雖仰止徒殷不啻箴箴天半何因得
溯洄而從乎癸卯以後家大人始復渡錢塘學得追隨杖屨于
是玄恭先生時通音耗鍾元先生以所著理學宗傳暨壽家祖
母八十詩見寄學竊念鍾元先生元仲先生年俱九十雷岸先
生約亦近八十且俱遙隔數千里旦夕在無不可知此生胡能
得見而惟是玄恭先生與先生春秋方富且近在吳會或得從
家大人後睹光顏聆緒論以慰生平之願乃未幾而玄恭先生

又卽世則是先民遺老中家大人之所推服與學之所願見者
惟先生一人而已去年夏先母卽世學輩孽重罪深無可復挽
因遍思當世大人能以如椽之筆留其姓氏者止有先生然聞
先生踪跡多寄長安且德高望隆學自念賤寒末士何由得通
姓名于左右以得先生一言乎因嘆與古人生不同時其不能
相遇固無可如何孰知當吾世而有如古人者焉乃因緣蹇淺
而其遇之之難亦竟同於古人如此哉冬間忽得先生所寄家
大人書暨所著日知錄錢糧論伏而讀之真見先生之經術文
章經濟無一不具此誠子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今年萬貞
一南還又備悉先生近狀且具道殷殷于家大人之意學驚喜
自賀向自分以爲必無階以達于先生者今而以家大人之臭
味知先生必能推其愛于先母與學也旣又念生平之欣悅仰

慕者有五人焉而四人者已不可復追矣何幸猶得遇先生倘
先生而肯褒以一言是天特留先生而賜先母以不朽也茲逢
徐果亭先生于海昌云先生今在德州許以便翼胡能不叫呼
攀援稽首哀顙于先生乎謹撮先母行畧于左先母諱某字寶
林餘姚葉氏曾祖諱選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工部郎中祖諱逢
春嘉靖乙丑進士累官鄖陽知府父諱憲祖萬曆己未進士累
官廣西按察使司年十七歸家大人得奉事先祖忠端公者三
月忠端公投獄縣令郝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闔族逋逃僮
婢駭竄家祖母計無所出悶坐石臼中獨先母一人侍立在旁
不離尺寸先祖正命寄家大人遺訓一章中有汝婦賢考古有
用婦言而亡亦有不用婦言而亡者汝須知之早見知于先祖
如此思廟誅奄家大人負鑽訴寃得贈蔭祭墓而先母亦遂典

衣澤珥兩封馬鬣不煩官帑唵噉不返家大人罽緇虞淵挽留
寒暑而先母亦遂密藏七首以死自誓絕不以夸父爲迂鯨蠟
魚鴻家大人或授指南于張儉或解相印于魏齊而先母亦遂
供複壁以飪饋資柳車之行李必不以虞卿爲拙少時畧通經
史有詩二帙清新雅麗時越中閨秀有以詩酒結社者先母聞
之蹙然曰此傷風敗俗之尤也卽取已稿焚之不留隻字先母
爲先外祖所鍾愛五六歲時雅量過成人凡婢僕之有失誤或
盃皿之毀傷或花果之採摘以先母爲對按察公卽置不問先
母亦絕不辨明一日有奴夫婦以事懼責亦欲援先母以希免
先母怒曰凡汝輩有過誤一委于我而不與辨明者以在汝
可免罰而在我不妨任受也此何事亦委于我乎囑按察公痛
杖之按察公益驚異焉子三人百藥娶李氏柳氏次正誼娶孫

司農之女繼虞氏次百學聘王司馬之女娶孫氏女三人長適
諸生朱林大理守之子次適任子劉茂林都御史忠正公之家
孫次適諸生朱沆孫男三人千頃子子千牛孫女四人先母生
于萬曆己酉四月二十四日卒于康熙丙辰六月八日距生春
秋六十有八家人曾以職方兼御史徵例封安人以卒後中
陰之盡權厝化安山忠端公禁塋之側嗚呼痛哉總計先母一
生所歷始以按察公愛女來作侍御冢婦高門旦開鍾鳴鼎食
何其盛也忠端公殉節家難頻仍外侮迭至資產旣已蕩然暨
乎滄桑播徙毒矢狂濤飛章構黨無歲無有兼之兩遭回祿七
經遷徙此時家計益可知矣而先母上奉嫠姑之菽水下視諸
雛之寒煖外供賓客之卮匱娶五婦嫁三女茹荼吞蓼左撐右
拄恐恐焉惟懼堤決瀾頽巢傾卵毀以支持此衰危之門戶故

不恤一身之盡瘁勤劬凌夜侵晨諸勞畢殫而學單頑蠢無知祇以爲膝下之歲月方長冀得一日之伸自可少舒于末景豈知前之日不可留後之日不及待而吾母已逝世矣嗟乎早知如此有子三人傭保街卒亦可以養何至使吾母力敝心枯羽譙翻鍛如此也卒前之二日猶自提携水一瓶火一爐以供奉家祖母之薰沐嗚呼痛哉思至此尚忍言哉學輩之罪可勝誅哉肺焦肝乾追之不及悔之無從矣獨是先母之賢孝早定評于先祖而所以相家大人又雅知大義不惟備婦人之德實且兼丈夫之風真不愧爲忠端公之家婦家大人之妃匹者也今旣幸遇先生使不得先生片辭誌其幽石俾先母一生苦累付之冷焰則學輩之罪不益深乎伏望先生鑒其思慕之久迫切之誠而哀之憫之干竇嚴威語無倫次不勝惶悚之至

上徐果亭先生書

承遠賜新刻歸文驚喜不自勝非喜得歸文也喜先生意中存一百學也亦非僅喜百學一人得見知先生也喜愚魯如百學猶不見棄天下之士將得所依歸而人才之可以復振也今天下人才之衰亦甚矣而其弊在不知學術夫古今來雖云三立要無不本於立德者立言不本於德則爲剽竊之詞章立功不本於德則爲僥倖之事業即如震川之文所以稱爲有明第一者亦因其得莊渠之學而其文始至寧可將三者截然分判乎然非空談本心便可爲學術也必實心窮經通史讀破萬卷識見始高胸襟始闊故孔子教人必由博而歸約蓋不博無所爲約也今之學者非不人人言學矣大都空疎不學剽取陳言便欲誣毀前人而越過之此如趙括言兵談何容易然此風漸以

成俗是非得一二大人敦實學鵠聖賢以爲之倡未易挽其茅
靡波流也今先生孜孜好學真如嗜慾守身若處子不敢稍越
乎矩範一門之內日與健菴先生立齋先生談經講道與收搆
異書爲事而且循循下士實篤緇衣之好卽不肖如百學猶且
置之人數之中則凡士之苟挾一長抱一藝者孰不思自奮發
於蓬蒿巖穴之中猛自淬礪以願望見顏色而托於門牆也哉
將見實學之興士風之振也有日此非百學一人之私幸也且
古來人物之興未有不由于倡之者卽以有明而論景濂起于
婺川而金華之人才甲天下遜志起于寧海而三台之氣節文
獻指不勝屈陽明生于越而有龍溪緒山曰仁之徒宦于江右
而有心齋三劉之徒蓋有非常特達者出一時英偉才俊磁動
針合鍾鳴律應大抵然也玉峯固莊渠震川之里也其風流未

墜苟得一人以倡之爲力較易况有先生三巨人爲之領袖左
提右挈此倡彼導則斯世之士有不易慮洗心一變其舊習而
共趨于正學乎百學幼失學學拳學劍幾失足爲狹邪無俚之
徒年踰二十始思緝亡羊之牢補晨雞之喑而救水馳驚括帖
拘纏雖知場屋之外大有事在顧瞻家道不能自己兩者播
無所終薄徒存耿耿此心而已邇來見日月如流歲華易邁茲
生何事已半古稀此心較前覺漸急每行一事必自悔其事之
非每出一言旋自恨其言之失而年時長大學業空虛四顧傍
徨無有實地所以欲得當世宗工鉅卿以爲依歸庶幾點仙茅
於鐵錯加繩削於枉材或稍有成就此百學不自料度願執籛
箒以備洒掃之末者也不然而徒以視援毫之青春丐啓齒之
丘山卽使太丘道廣來者不拒無異燕雀之受蔭華棖寧不可

耻耶伏惟先生哀其愚矜其志而鞭之策之

唐烈婦傳

烈婦曹氏庠生穎洙之女海寧人年十八適唐之坦閱六年而
之坦亡烈婦間關求死而不得死備受人生之憎毒卒不少迴
其志以殉其夫方其夫之病也以四月四日其亡也以九月二
十八日歷夏經秋烈婦既奉侍湯藥抱持寢興不少息及夫病
日篤度不可起卽預蓄毒物約與同死夫不食烈婦亦不食母
強之曰嚼食乃食耳迨至夫亡已絕食二日矣哀號一慟絕而
復甦卽取預蓄之砒霜服之爲娣姒所奪不得死稍間又取灰
水以飲不死次日嚼錢數枚碎而吞之又不死中夜飲鹽滷一
盂五內焚裂垂死矣已忽上吐下利竟不死烈婦曰吾服此數
物自爲必死豈知猶至今日是時家人防衛嚴甚無從覓死於
是又絕食二十一日家人時灌以米飲終不卽死伺人定熟睡

潛啓牖泗河逮覺而急救烈婦已氣絕矣未幾又復甦至十二月望復絕食者十五日卒以除夕自經死總計烈婦前後所歷絕食灰水錢酒泗水雉經其身嘗乎殺人之方者凡六前後絕食者三其身嘗乎殺人之楚痛者凡八益之以砥雖未嘗服而其求死之數凡九自除夕上溯去其夫之亡凡九十八日始得一死夫一死耳凡此數者隨舉一事殺人何限乃烈婦自夫之亡無日不求乎死之途而必遍嘗毒慘如此其多閱歷日月之數如此其久豈求死之果不易得耶抑天之故難其死以益顯其烈耶嗟乎天地之不崩竊惟此綱常倫紀之維耳道喪民散風俗偷漓卽以夫婦而論自古來逝梁發笄鸞雉奔鴉何可勝道烈婦乃岸然以一身爲斯倫堤表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旁觀者莫不爲魄悸神驚而烈婦曾無動其秋毫顧慮此其有關風

教誠今世之祥麟威鳳也昔震川傳王烈婦自烈婦人王土門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然則彝常倫類間至性之所存固天地瑞氣之所鍾乎雖然事無兩可成仁害仁決判俄頃則奮然一往猶可勉之烈婦無是也當其屢死不死設便苟延殘喘永稱未亡抱痛終身亦不夫其爲堅貞之苦節然而烈婦必行已志斷不以他途之可托援引以自恕故寧受此蜿蜒慘絕之毒痛乃至九死而不迴倘其一生一死出此入彼人獸攸關與夫據義而行或不至死卽雖死而亦不至九死者更且何如乎聞烈婦之風當亦思所共勵矣

黃子曰去冬十一月 家大人在海昌聞烈婦泗河死率同人二十餘人往拜之未幾歸姚傳聞烈婦又生矣爲夷然者久之非謂婦之於夫必當從死也然烈婦於此已經七死且無子年

少以彼其志固不如速死之爲玉成也今余至海昌乃知烈婦又絕食自經狀不覺驚且嘆世固有秉志之斬斬如是者哉邑之中自許侯至薦紳士子莫不爲詩文祭弔且將爲立祠旌表烈婦可以無憾矣獨念余幼時家大人嘗爲聘王司馬女司馬殉難女遂被掠時年十三其大帥愛之育爲己女閱二年有武弁劉姓者將娶之女卽號呼絕粒強昇之去遂奪劍自刎武弁亦烈之爲墓於臨平而以劍殉焉年來余往返海昌禦水每過瓶山赤岸之間未嘗不惆悵徘徊欲求遺劍就葬之所而疇從訪問而烈婦顧爲人咨嗟傳仰如是然則節烈之事其亦有遭際乎

張待軒先生詩記跋

家大人嘗謂海昌有遺老而窮經者二人張待軒先生朱壘菴先生壘菴言貌樸訥于世故不能作一尋常語談及經術長河東瀉待軒心存經世滄桑變徙活埋土室衝霄志氣一屏蠹魚余心焉識之思經學之亡已久士子固無論卽先民耆老大都廬舍田園不則白椎搗鼓于一邑而得二人何其盛也癸卯壘菴以五經發凡遙寄家大人亦一至其家與討論焉斯時余以他故不及從去年隨杖屨至海昌壘菴雖逝意必得拜待軒先生于床下又失之俄頃今年得讀書先生家而先生已不可作小子因緣蹇淺一至此哉雖然先生之聞孫無逸無日不以先生之著作爲事手鈔校勘孜孜屹屹因得遍觀先生之笥篋五經諸史各有成書余雖不得見先生登其堂而像肖儼若入

其室而琴瑟依然且得讀手述之遺言聞公孫之緒論則余于先生不異親承音旨也諸書次第將出詩記梓成無逸俾余附名其間遂志之

書王孝女碑後

慈溪王孝女年十五母棺失火以身殉之家大人既爲作碑

銘矣而碑中所引十六人姓氏有九人者事屬於母學既集之

銜恤錄中不孝自先母逝世授經海昌不克終守苦塊讀書所及凡遇母事偶爲摘出自誦考叔至孝女得若干

則名之曰銜恤錄因復爲考其七人之事共詮之于後蔡順鄰失火抱

母棺哀號火滅古初長沙人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卽滅時號

長沙孝子何琦母櫬在堂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撫棺慟哭忽

止賈恩諸暨人火逼母櫬與妻柏氏號泣奔救鄰近助之覩免

而恩與柏氏俱燒死傅琰母喪火及琰伏柩不動鄰人競救得

全而琰股髀間已着烟焰徐普濟守棺不去焚炙已悶絕會救

得出累日方甦李孝子鄰火驟至慟哭憑棺死余丙守殯古山

下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撲擊不止欲投身以殉俄暴雨

至祝公榮竈突失火力不能救乃伏母櫬悲哭火自滅郭通遭
火呼天訴曰身孤力薄柩不能移寧與俱焚竟得全陳汝楫火
及舍汝楫與妻徐氏相對伏柩上矢誓同殉無何風反焰息楊
敬母歿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一號火應聲滅祝大昌
會火起勢烈莫能救大昌伏棺以待火不至鄧翰火及繼母柩
翰以身蔽翼火旋止陳倫夜失火撫棺號曰親若有靈默相吾
力卽與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唐治始會旱久祝融甚熾治
始盡出裝資募人出柩無應者遂趨入伏棺已而火息治始以
薰炙死暨孝女則爲十七人余旣詮此不覺喟然有感傳曰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又曰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致有悔誠以親
魄所在不容苟焉者也故夏父弗忌犯不祥者四展禽知其雖
得壽終亦必有殃已旣葬而焚烟徹上誠不可謂非殃也故茲

十七人者雖災降自天出於無奈然且以身殉之其不免者身
雖死而猶有餘痛蓋以身死爲輕而親殃爲重也又胡有非天
所爲自作其孽而以親骸付之一炬乎然三吳之區習以成俗
名曰火葬自數家巨族外未有不出於此者真大惑不解也雖
然三吳自明太祖以張士誠之故特重其賦相沿至今有增無
損故一畝之輸盡身力竭地財不足以供上又安有隙地焉以
自藏其軀骸乎是故朝生爲人暮死爲燼豈其性與人殊哉勢
不得不然也嗟乎養生送死人道之大觀於十七人之事而三
吳之民益可悲矣

雞冠花記 戊午

葵之種類甚繁，雞冠其一也。春苗初放，絕類莧陸。七月間吐葩於頂，如雞冠然，故名。嘗日所見本草所載，止有紫、白、黃三色。高者五六尺，矮者三四寸者而已。花葉頑蠢，無媚人之致。卉中之賤者也。邇年來于友朋園亭，見所謂暹羅新種者，高者丈尋，嬌艷特異，然總會其數亦僅五六而止。天空秋老，荒齋寂莫，友人李仁如曰：聞東鄰鄧氏雞冠異絕，盍往觀乎？余諾之，未暇也。越數日，值花主于道，問無恙，外即自誇雞冠之異，邀余往。馬夾道盈廷，周遭林立，區其類，紫如芝英，赤如猩血，綠如嫩林，黃如蒸栗，或紺或茜，或蒼或白，或一色而淡濃殊種，或異類而一葩並列。玩其狀，有如毬者，冑者，層臺者，繆絡者，佛指者，禽似人形者，恍惚變幻，效奇呈譎，殘照登墻，晚風拂袂，霞蒸錦燦，意奪神銷。

自有茲花以來攷之書徵之見聞未有如斯之奇特也鄧子因請文爲記余惟天地變化草木日蕃其自昔無今有者不可殫數卽如一菊見之古者僅有黃花今之爲菊至以百數王之槐姚之黃魏之紫方陳之荔亦非以始于數氏哉造化之生生日新物類之日出無已然生之自天始必由人而顯故誌物之異者往往附以姓氏由是而例則今茲花之異雖謂鄧氏之鷄冠無不可也雖然余嘗擬爲布賦矣欲攷木綿之始而無從夫木綿一物衣被天下其功偉矣晦于古顯于今斯亦異矣假令得傳其人未必不足髣髴乎先蠶始繅而九畹之蘭東籬之菊濂溪之蓮孤山之梅茲四物者其來已久何所甚異而炳灼千古則又果在物之異不異耶雖然以四君子之卓犖天壤而寄情一物此固不當相爲援說武陵有桃實賴柴桑之文而顯自昭

有芷必資須溪之記而彰三槐之傳于坡叟芝閣之著自臨川人固足以傳物而物亦足以傳人者則又在乎藝林之表揚也余也有地餘十畝寄雙瀑之下思欲廣搜奇卉環蒔其間兵聲撼動饑火驅馳入鄧子之廬嘆美何已而文辭澁拙氣力卑微又不足爲茲花重聊以應鄧子耳

送查夏重遊燕京序 己未

余自丙辰春隨家大人至海昌已卽授經于元帖張先生家于今已四閱年矣其間同志諸君子推家大人之誼不余鄙棄者多有其人要皆得之四年中其爲家大人之故交而其後人復講世好與余相親愛者則惟陳乾初先生之子敬之查逸遠先生之子夏重與德尹敬之愚巾岸額寬褐襜如高視廣步少可一世以豪傑自許夏重德尹風儀爾雅才華駿逸與人處恂恂謙退而鋒芒四射與余交相善也去年冬海門孫先生以書見招余將適館餘杭敬之計無所出黯然泣下夏重德尹號于同志募金而援止之余亦甚依依于此間朋友忍而不能舍也遂樂得而止焉今年至海昌欲有所商質于夏重兄弟者不少乃德尹旣奪于司空陳公而夏重亦忽有薊門之行噫乎

夏重此行果不得已耶夏重少時制舉文已超越時輩既棄而學詩直逼遺山金鳴之閫數年來更思務爲實學閉門掃軌兀坐一編城市中或至數月不出余甚敬憚之家大人嘗謂以夏重之明敏再加以沉篤數年之功莫之與京也何忽有是行乎豈其劍鼎淪埋豐城泗水不能長掩精氣耶抑且憤懣未銷姑欲借河山之巨麗以吐舒其壯志耶將或丘園無責饗殮寒暑有不能甘其冷落耶夫以夏重之才所至公卿躡屣藝林推轂固所必然然夏重兄弟俱精于鬻時之技而業已甘自放廢則蓬蒿掩脛土室藏頭已久矣自拚也且近聞齊魯河淮凶荒無際行李艱阻景物蕭條無足發人之意志而夏重有魚一池有桑數畝節其衣飲尚足自遂稽古閉戶之懷吾語夏重得已則吾欲已然夏重此意已決而辛齋陸先生夏重之外舅也方

在京師延佇夏重之至夏重此行其勢不容以或已顧吾有一語語于夏重夏重年方富志甚勤吾知夏重道途閱歷周覽憑弔固必有以益昌其詩京師爲人物藪又值公車計偕之時而且當博學諸公之畢集吾知夏重徧訪而物色之某也經濟某也文章某也經史與藝術固必有以益長其材與學而余之所語者不在此夏重至京師見辛齋爲余道其三年之契濶且爲言京師去此水陸三千里大江大河爲之限富貴者之所居而非貧賤者之所窵久留也亟整奚囊同賦曰歸是則余之所望于夏重者耳余與夏重兩世交情不敢爲泛然之言以相贈如以爲迂吾與質之敬之

復陳言揚論句股書已未

自客冬大雪偕世兄痛飲占熬塔顛醉語瀾翻憑欄四顧見海
南夏蓋山糝糊雲霧中偶談及句股以爲此得表矩測量即可
得其高下遠近不爽累黍此時兄聽之甚爲創聞今年春仲來
至貴邑忽以所著句股述一本見寄其言句股弦之和較相求
與夫容圓容方測高測遠前設假如以定法中立論以闡理後
綴圖以明象剖析毫芒窮源極委旣又示以矩測一本凡夫直
景倒景變景莫不直原其所以然之故而得其一定之理此真
絕世之穎敏絕世之細心弟讀之駭嘆無已乃兄謬以弟曾發
端必能通曉連賜三書命其指正且欲得荒蕪之文以序之愧
報何極蓋弟非能明此 家大人于三十年前空山推步百凡
數學俱有成書弟不過因 家大人書中竊演成法知天地間

有此一種學問耳今見兄書因自嘆昏愚情頑以 家大人爲
之父不能得萬分之一而兄偶一聞 家大人之緒論于弟之
口卽能闡揚剔抉通極微妙君才過丕奚啻十倍其能爲兄贊
一詞哉顧思學問之事必以相商而愈出屢承兄命亦欲刻意
求瑕以爲請教之地乃再三伏讀無間可入蓋兄于理數之源
旣握肯綮從橫前後皆迎刃也獨是兄于矩測中有云置矩度
以代小股置權線以代小句一語弟終不能無疑聊欲借此爲
相質之端惟兄明教之夫句股云者橫直之謂也雖周髀以表
屬股以景屬句然其時止有直表而無橫表故股修句廣得判
然以分屬焉自後世復添設橫表立直表地上日自東而上景
向西自西而下景向東景皆在平地是各直景其表爲股其景
爲句設橫表東西牆上日在東則測西表在西則測東表景皆

自上而下是各倒景其景爲股其表爲句句股之名不得以表
景分也其在矩度上方爲直表右方爲直影左方爲橫表下方
爲倒景其橫直之方位悉易者蓋地上之直表牆上之橫表日
景自爲弦其句股易辨矩度以兩耳承日而以權線之垂下代
日以爲弦則兩表兩景皆其反面也故股長句短者權線必截
直景而使之短蓋直景句也股短句長者權線必截倒景而使
之短蓋倒景股也故其分度直景自一而至十二引而遠之句
漸長也倒景自十二而至一引而遠之股漸短也是何得以矩
度之兩表竟屬股權線之兩景竟屬句乎顧以兄之極深研慮
悟出人先夫豈不明于此其所以不直斷倒景爲股橫表爲句
者原兄之意以因有變景也蓋重矩測高股短句長權線逾直
景之句而至倒景則此倒景當變直景同屬句也而弟則以爲

因有變景益見倒景爲股不可爲句何則蓋矩度止爲十二度之平方十二之外須相通易今直影既窮權線侵股而入在倒景十一度于直景則當爲十三度又一十一分度之一在倒景十度于直景則當爲十四度又一十分度之四倒景度漸少直景度愈多以至倒景一度于直景則當爲一百四十四度此正由倒景爲股不可爲句而直景既遠無度可切特借股以爲句之準故必變之而始合也如果可爲句則所得本度即可入算又奚庸必變乎且重矩測遠亦有當變直爲倒者不得以直景亦可爲股也又兄于前後倒景者其後一則有云前矩在倒景十度變直景爲一百四十四度後矩在倒景四度變直景爲三十六度景較得一百八度亦似有誤兄前論云視差之理後表之小句必多于前表之小句故重矩倒景必變直景始合于小

句之近少遠多又云矩愈遠則愈平愈平則景愈多此固不易之理也今以前矩爲一百四十四度後矩爲三十六度則是前景多而後景反少不與前論相拂乎且倒景一度既爲直景一百四十四度而十度又復如是是兩度相重十度與一度無別也蓋十度之變爲一四四乃一十四度又一十分度之四如欲細分則後景之度亦當照分分之不得以分渾于度也嗟乎六藝之數其微渺足以貫三才而句股則數中之津梁也自畫天經野以至陣壘興作莫不相須科舉是尚實學之不講已久藝林之士不知句股矩度之名爲何物又焉復知此中之理弟嘗有志數學而質魯思鈍兼之就食四方身非已有安得有頓段工夫以一一究心乎兄才質境地遠非弟比願從此而并西術之所謂三角八線者供次第及之弟當擔簦裹糒向武原而請

教焉則弟之所以區區質此者誠欲以豚蹄盃酒而望汗邪之
滿車也首本有十數亥豕弟已將紅楮拈出惟兄改正之作序
弟非其人付刻時得列賤名于校讐足矣無已尚容少遲也矩
測弟亦有杜撰一本因無副本不及附寄當于晤時請政也不
宣

宋安化王祠碑

安陽許侯蒞海昌之五年飭廢釐弊之餘進一邑之士民與切
磨聖訓揭揚倫紀蓋無不蒸_匕向風而其于爲子孝爲臣忠根
源于性天所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諄_匕懇摯焉邑中舊有安化
王祠爲宋都統王稟于靖康元年與子荀城守太原兵殫力竭
太守張孝純議降王叱之列兵死守城陷王父子相隨入原廟
負太宗御容同赴汾水以殉國難父死忠子死孝烈矣高宗駐
蹕臨安追封爲安化郡王謚忠壯子荀贈右武大夫恩州刺史
名其孫沆赴行在賜第海昌縣治之北號安化坊恩賚甚渥天篤
其胤在宋在明代有興者而王氏至今爲鉅族王父子因得廟
食海昌祠倡始于明弘治間嘉靖壬子燬于火隆慶辛未又重
建故在三管墩去縣五十里天啓甲子前任鮑侯觀光移之邑

治之東偏浸淫歲月有飄搖風雨之感許侯欽王父子有關風
教之大防是不特王氏一姓之祠亦闔邑士民無不室尸而祝
之者也遂因王裔孫某之請鳩工庀材捐俸資以樂成其美
今日者廟貌聿新子孫邑人瞻拜其下千百年後恍然如始祔
時焉而屬其碑詞于余也維王父子之在當日臣爲君死子爲
父死一身以外寧復計料所及而身死之後蒸嘗不替子孫實
繁于茲土抑且科第簪纓之弗絕忠孝之獲報于天如此哉海
昌于臨安爲屬縣臨安故宋都今求當時南渡宮殿遺址茫然
趙氏血胤固有存者漸江以東六陵風雨松楸麥飯亦有過而
問焉者乎而王父子何以獨得此于海昌乎豈非孤忠壯烈耿
光百世有不與時代爲廢興也歟嗚呼使當時列城之將盡能
如王父子則汴城可不破河北可不棄使當時宋三宗亦盡能

如王父子則徽欽可不北高宗可不南一時風靡逃死爲幸臣
忘其君子忘其父而中原之禍遂以不救非由夫不忠不孝以
至此耶王父子以隻手障狂瀾一木支大厦其亦謂之何哉嗚
呼疾風板蕩所從來非一日矣後之君子觀于安化王祠爲臣
思忠爲子思孝激頑立懦斯其爲許侯新之之意云爾銘曰

大海蕩涵環城南趾尖山東鎖赭山西峙正氣扶輿人靈鍾此
在昔有唐曰顏與許雙廟巍然配食于祀厥惟在宋有王父子
血守孤城援絕虬蟻弓弩盡力竭城圯乃負御容而赴汾水
臣爲君殉子爲父死宋社可遷此心不徙桓桓許侯王邦蒞止
治民事神百廢具起追感王家忠孝兩美聿新廟貌以飭風紀
有覺其楹有廉其祀香燈熒熒牲酒膺旨眷爾後人福爾桑梓
朝朝東奔夕汐西駛靈旗倏閃萬鼓鞞耳

又解或

康熙某年 當寧宜恩憫覺官之途隘爰大汗於絲綸百金捐

納便同四人

大縣人學四人

士子慶幸普天欣欣謂一生攻苦欲上進

而無門今得逢茲曠典庶懷抱之可伸于是富者出其餘緒貧者貸之親鄰如川赴壑惟恐後辰或又見于黃子曰昔聞子言

拜教無已今復有云非爲一己愛國私心爰質之子學官一席

斯文所倚培養多士端于是始此教化之所關非他途之可比

縱軍興之需急亦何至悉索至是昔也雖有有司之暮夜猶忌

三尺之或指而今竟公然懸之象魏出之宸旨獨不惜夫朝廷

之體耶至于皂隸之子黃口之孩之無未調戈晝未排佻達揚

揚儼列官齋青衿環佩多于蒿萊而老成宿耆積學懷才不飽

半菽曾不得與之儕則又爲朝廷甚惜夫人材也黃子曰咄哉

此頁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有殘存之文。

豎儒汝何能識三代異尚各有因革樂不相沿禮不相襲時文一道閱年七百久而必弊于今已極貴上反下盈虛消息立國有規思所變易然其聲光歷久赫奕積重之勢莫可與敵惟有金錢無不辟易借此勝之庶謨神策此其微權詎易窺測不然堂堂天朝萬方玉帛貢賦積丘山豈賴此涓滴子乃以爲恐傷國體是何異眼如蠅蚤乎且夫人材之生無之不有何從刀筆萌起屠狗尚釣渭濱亮耕南畝自古以來不勝其自限于科舉之一途而才始阨于陽九其不出是者卽學貫三才目窮二酉止堪老死于溝壑而無由進取其偶得是者卽胸如昏童目如矇瞍俱可從容王路驕人以笱斗聖人知螻龍之不育于池沼松栢之不生于培塿用是旁搜博採不拘一窠白則夫時文中所謂老成宿耆亦何殊磨蟻窠蜂窠所于用而掛于口獨是

子更有惜殊不子然奈非臯鶴得聞于天鄉會兩試世所盱睨亦定以價畫一若干杜其私營使得共緣上足利國下不妨賢理財用人于此乎兼遺此大利實足惜焉曰子言得毋過激耶曰噫子未之思也所貴兩榜入官必自進則君圖出則民蒞今闢門之典旣廣惟急公者之是視內而部屬清華外而縣教佐貳任人意之所向可朝捐而夕畀咸一體而無分固无拘乎方地試觀進士豈便得仕捷者廿年不則沒世欲自試而熱中亦須緣乎新例故科甲之虛號徒存而科甲之精靈莫寄猶震矜乎其名蓋士子之熟睡是何足爲重輕乃牽拘而粘滯乘舉世之猶美正多金之可致而子以子言爲激真蒙昧乎朝三暮四者也

熾虎記

甲寅之亂越城岌岌幾不保鄉聚多被燬毒乙卯賊平流亡稍
集虎災異甚會稽東南黃廟湯浦之間廣袤數十里山阜綿錯
榛篁杳深虎盤據其間白晝攫搏倚人爲糧出則結隊成群蟬
聯魚貫其中一虎灰質黑章狀獨小而喙銳者爲之魁群虎聽
命二虎翼之湯浦南連新嶠東西達金台往來者不絕魁臥叢
薄中俾二虎迭探短垣伺行人過卽告魁匕奮起突噬其二從
而瓜食之日以爲常行旅斷絕則走曠野以覓種耨之夫一日
魁臥河干其二蹲侍有數客航來前舟子負纜行岸上見一人
疾走狂呼曰前有三虎時日方中過客郵民環聚且千人鳴金
呼噪魁始徐起欠伸左右顧盼頃之人立而吼前爪翼張雄風
夾輔河水掀蕩林木動搖衆皆相視膽喪已入人居室門閉則

毀垣破戶攫人而去某家午炊娣爨奴飪娣聞突上有聲急起視之則見虎攫奴踰垣出矣至有一日傷十六人者總計自丙辰以後爲其所啖食者至二千一百餘人村有土穀神祠村之父老欲釀金召募獵子卜之于神不許累卜累不許有合衆力捕者果愈懼毒於是父老咸曰此天遣神虎其奈之何肆虐四年郡司馬童使君來臨吾越方下車蹙然曰此蒞民者之責也齋宿七日爲文以祭告于城隍土穀諸神禦災捍患明有吏而幽有神鸞獸爲虐噉人婦子白晝公行此雖吏之過亦神之耻也自今以後不能共爲翦除者吏不得受祿神不得血食瀝酒誓之居民聞使君之誓神也復卜之神亦許之居數日某邨兄弟三人見野豕群食其禾各執梟銃往驅至則虎也魁虎直前御兄兄急發火火彈直衝魁喉應手而斃二虎見魁死咆哮

奔逸自是而虎患頓除虎旣斃剝其腹得指爪八合銀釧數枚焉夫所殺止一虎耳而虎患爲之頓除何也唐書補言斐旻一日射三十一虎父老曰此皆彪也將軍未遇真虎耳最後一虎騰出於諸虎特小一吼而人馬辟易弓矢皆墜今之虎小而銳與書言符合真虎也則謂之神虎也亦宏東漢不其令童恢殺伏罪之虎前史以爲美談使君之姓適與相合然恢之所殺凡虎也寧與使君所殺之真虎比乎其後守令焚牒驅虎如使君之爲者有周郁于梓人張曷皆以其精誠能動神也然諸公由此知名爲大官而使君左遷以去蘓子瞻爲韓公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蓋自古傷之矣雖然皇李終不能抹撥文公天定故也使君其勉之以待天之定乎使君名綏世善政多有可書而殲虎一事感格幽明

信耳信目因某某之請爲記之

冒雨看桂記

癸亥

虎林山水旣勝離城塢聚復多樹花木以鼓吹四時西谿
之梅臯亭之桃滿家街之桂其最著也萼舒蕾放舩舫梭
流輿馬填壓盃盤歌吹纓笄傾城余心艷久矣頻年往返
城中天時人事每相齟齬今年春孟始得買小舟偕萬子
公擇訪施贊伯觀梅于河渚之俞家埭寒食次日分司山
左王桐菴又偕余觀桃于乾墩邨雪滿千林霞明萬疊西
谿臯亭之勝俞埭乾墩其尤最也七月旣杪余自崑山歸
省未抵家適以誌事隨 家大人至會城殘暑初闌金風
未肅小兒鬻桂滿街芳連鼻觀唐翁在湘曰桂花盛開滿
街游者如堵先生盍往觀乎明日晦雨至午頗漏霽色翁
具酒肴備肩輿曰過此花益壞於是出清波門天氣黯淡

嶺雲滂渤綠堤敗沼猶有殘荷數朶嫣然嫵媚過爭慈越
邵王墳甬水張司馬墓在焉恐日暮不及拜謁路旁多紅
蘭草花俱似菊販游歸者挿持擔負挨肩絡繹香氣襲人
如入寶山來無徒手者步登石屋嶺南高峯雲益駛石屋
寺中游女盡有倉皇色已而谷風漸急林木震搖山雨全
注踉蹌假坐一小樓樓當山脇憑檻皆木樨翁呼僮行酌
雨聲花氣清沁心脾似阻游之雨更爲游者增一景色也
家大人因憶乙丑秋曾陪先大父忠端公至止陵谷
貿遷河山數易屈指於今再至蓋五十九年矣然思來時
日已逾午而茲地去城十里有餘往返近三十里風雨泥
其前闌闌恐其後向非翁之勇決再至之期焉知不又幾
經年歲乎入城街頭已暝色矣余於今年竟得畢覽虎林

之三勝焉

天花仁術序

癸亥

痘疹不知起自何時相傳在晉宋之間數千年來毒痛極矣天道好生物極必返邇乃有種痘之仁術康熙戊申余讀書甬上有暨陽某者挾此術至吾友陳夔獻篤奉之號於同志余時卽欲學焉而未暇也歲辛酉余以試事在省家大人以帖諭云痘疫盛行余方日夜恐恐遶浦陽有傳商霖者以種痘術抵吾里孫輩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鄰里同舍多罹此厄余益感而願得之今年夏商霖過訪余與之促膝連床商霖亦不惜盡傾底蘊余時適往崑山未得竟業政初商霖之兄也文譽斐然本其家授兼以此術濟世蓋自明初其遠祖竇繼先生從戴原禮遊卽精於醫傳至其曾祖思川祖岐山始以種痘術聞遠近父希

成叔希美爲格等繼之而政初集其大成余於武林遇之
得觀其綈帙且爲余細辨痘情痘理痘色痘症有在筆墨
之外者所謂口訣也余問痘自先天何以能爲人力之所
挽政初云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俱係
背骨左右肺係於背骨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
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卽命門也謂左腎右
命門者非相火
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卽發徐
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卽腎或脾而
發則其勢急而凶故相痘肺爲上心次之肝又次之脾腎
爲最下今種痘之法慎選良苗種于鼻孔鼻孔爲肺之竅
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伏裏豈
非至妙之理歟其爲符咒可廢乎曰不可痘疫時行實有

邪祟且忌諸犯觸非此無以發人之誠信耳故古有祝由
科非無謂也因與政初詮次增定其家傳之本爲天花仁
術一書總種痘時痘爲十卷公之同好所謂父不哭子其
利溥哉政初更善鍼術其經絡補瀉悉本靈素與今所行
世者迥異此其一端云

第 35590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8

